

全新
长篇小说



LUSIHAO · WORKS 卢思浩 作品

希望
和失望
都流淌在
同一条
河里。

时 间 的 答 案

Hope And
Disappointment
Are
Flowing
In
The
Same River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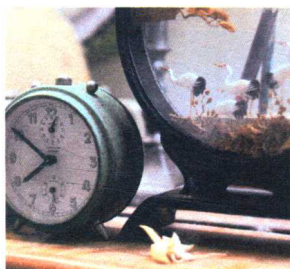


**ANSWER
TO
TIME**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时间的

答案



卢思浩 作品
LUSIHAO WORKS

ANSWER TO TIM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间的答案 / 卢思浩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9. 8

ISBN 978-7-5596-3487-0

I. ①时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51918 号

时间的答案

作者: 卢思浩

责任编辑: 龚 将 夏应鹏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78 千字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75

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3487-0

定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假如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，

我们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。

序言

成长是学着接受，一个人向前进的同时也是失去的过程。分道扬镳带来的孤独，世事无常带来的挫折，生老病死带来的无力感，都是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人生里必须经历的一部分。但你会知晓自己的力量，即便是在人生的海里遭遇一场大雨，浑身湿透，也依然拥有前行的力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往事的幸存者，最终学会的，都是如何与自己相处。

约莫是十年前，我从一位友人身上学到了这些。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雪后的冬天，整个城市显得尤为安静，大雪把城市染色，让世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。我们并肩走着，接着便有了这段话。许多年后，我跟说这句话的人早已失去了联系——就像我生命中出现的其他人一样，人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转身离开。

等到终于彻底理解了这句话的今天，我已经快三十岁了。这是

新一年的第一天，我正开车前往乡下的老家，窗外的一切陌生又熟悉。街道变得宽敞，居民楼也越盖越高，街边的一切都是热闹的模样，仿佛只有我无法融入这样的场景。电台播出了一首歌，居然是十年前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我宛若触电一般想起了过往的所有事情，想起了曾经在生命中出现的人，可我又能把这首歌分享给谁呢？

人总得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才能明白一些道理，就像是等到你终于明白一句话的深意时，时间早已经向前一路飞奔，把你甩在了后头。这让我产生了错位感，好像自己明明还是那个少年，可镜子里的自己已经不是少年时的脸了。

所以我只能尽我所能把还记得的故事都记录下来。很多人跟我见的最后一面我都还记得，可从未想过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。回首望去，我们一路上仿佛都在失去，唯有生活在无声地继续。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. 07 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 115

CHAPTER. 08 蓄谋已久的告别 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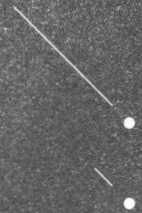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. 09 孤海航行 163

CHAPTER. 10 坠入泥沼 187

CHAPTER. 11 北方以北 205

CHAPTER. 12 落在海中的雨 223

后记 250



CHAPTER. _____

十 九 岁 那 年 的 夏 天

01



对于别人而言很简单的事，对我来说却很难。

比如在周遭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件事。

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医院度过，我唯一能看到的风景，不过是病床外的杨树，再往外边看就只剩下围墙。记得好不容易出院回家的那天夜里，我又发烧了，烧得迷迷糊糊，奶奶背着我一路跑到医院。我伏在她背后看着路灯，心想，原来每个路灯之间的距离都这么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走过去。医院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神色匆匆，仿佛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住在一个多人病房里，他们的对话离我太遥远，又没有兄弟姐妹陪伴，只好靠自言自语来消磨时间，那不是单纯地自己随便说些什么，而是一人分饰两个角色，自己跟

自己对话。

我日夜盼着可以正常上学，想要找到同龄人说说说话，终于身体好了些，父亲就带着我搬到了市区。那天到班级时，所有人正聚在一起说话，看到我瞬间安静下来。老师让我介绍自己，我看着陌生的面孔，准备好的话都不翼而飞，支支吾吾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事后回想起来，这是再糟糕不过的开场。

我们班是学校的重点班，第一次月考后老师发试卷，边报着名字和分数边说：“大家考得都不错，但有些同学拖了后腿，希望这些同学能够自觉，不要做害群之马，影响我们班级的升学率。”他手里还剩下三四张试卷没有发，其中就包括我的那份。他虽没有明说，但我觉得自己就是他所说的那些人之一。我灰溜溜地领完试卷，头很低地走向座位。下课时听到同学们讨论我，他们说话很小声，但我还是听到了：“那么多班级不去，为什么偏偏要转来我们这儿？”都是诸如此类的话。哪怕是现在，想到“害群之马”这个词，我还是禁不住感到耻辱。加上那时的我面色苍白，身体瘦弱又笨手笨脚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那之后我就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。

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从乡下来的转校生，成绩差又没什么见识。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是对的，无从反驳。在他们下课可以自然聚在一起说话的时候，我只能呆呆地坐在座位上，不知道自己能和谁说话。

这期间唯一开心的事，是拥有了一款属于自己的MP4，我很喜欢这个既可以放歌又可以放电影的机器，所有的音乐播放器都是

这世上伟大的发明。现在回忆过往才发现，我好像从小就很喜欢音乐，它让我的身边不至于过分安静，就像是有人通过音乐在对我说话一般。但严厉的父亲不会给我买这样的东西，在他眼里这些玩意儿只会影响学习。我只好缠着偶尔来市区看我的奶奶偷偷买了一个，小心翼翼地不让父亲发现。

那时我想着，总有一天能融入这个集体，能跟上他们的步调，能找到可以说上话的朋友。

我至今仍记得这个愿望彻底破灭的那一天。

那天大家聚在一起聊起 MP4 的话题，我也按捺不住地拿出自己的 MP4，跟大家说起自己平时听的歌，这是我生活中唯一闪着光的东西。我没有发现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，也没有发现同学异样的眼神，就这么自顾自地说着，直到一个同学走到我身边问我：“你的 MP4 能给我看看吗？”我才发现身边安静得可怕。

看完后他一声不吭地走回座位，身边的人窃窃私语起来，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纠结了一个下午。

到了晚上我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正收拾着课本，准备找一首歌在回家的路上听，听到班长喊我的名字，让我去一趟办公室。那瞬间让我有些恍惚：一直以来我在班里就如同一个透明人般存在，他们从没有叫过我的名字。打开办公室的门，就看到了父亲，他一脸严肃地跟老师正说些什么，我下意识地藏起耳机，刚想问他怎么会来。

突然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巴掌落到脸上，这巴掌把老师都震慑住了，我只听到父亲不由分说地说：“你还学会偷同学的东西了！”

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：“我偷什么了？”

“还说没偷？”他看到了耳机，一把拉了出来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他的脸上写满了愤怒，根本不等我开口，就生拉硬拽地强迫我低头向老师道歉。我怎么也不肯过去，站在原地涨红了脸。

又一个巴掌打过来，我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，剩下的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我愣在原地，犹如被平地里惊起的一道雷劈中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喉咙里像卡了根刺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老师连忙走了过来，把我父亲劝住了，他才稍稍缓和了一点情绪。

“事情也不一定就是那样。”老师说。

“我回家好好教育他。”父亲说道，“太让我丢脸了！”

在父亲心中事实到底如何压根儿就不重要，我的心情也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这件事情让他觉得丢脸了，仅此而已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父亲强压着怒火，一言不发，到了家中母亲问发生了什么，父亲不作声，我也不肯说话。母亲什么都不知道，却对我说：“你给你爸认个错，干吗跟你爸过不去！”

我再也受不了所发生的一切：为什么他们都不等我开口说话，就认定了是我的错？这样的家我一秒也待不下去，在母亲做饭时，我趁着父亲不注意偷偷溜出了家门。

我用尽所有的力气一路奔跑，跑到再也跑不动时，几乎是整个人瘫倒在马路边的台阶上。周围人来人往，有人用疑惑的眼神看着

我，我却什么都感觉不到，感觉不到风，也听不到马路上有车开过的声音。坐下后我试图厘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能想到的就是那个同学以为是我偷了他的MP4，于是告诉了老师。可为什么老师都不先找我了解事情真相？为什么同学只是看了一眼就觉得是我偷的？只是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吗？难道在他们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那我在父亲眼里又是什么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身边仿佛有着无数道高墙，它们高高地耸立着，遮住了最后的一缕光，只留下一片漆黑。

过了很久，我才站起身，木然地走在街道上，一路下意识地走到了音像店门口。我想起了曾经听的歌，从货架上找到一盒卡带，问老板借了复读机。耳机里传来了熟悉的音乐时，我眼前浮现出小时候的那个自己，被困在医院病床上的那个自己。到头来能跟我说话的，只剩下音乐而已。

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，到最后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偷了那个同学的MP4，老师也没有再提起过，我自己的MP4自然被父亲没收了。只是从此班里的人都疏远了我，这是属于他们的默契，我被冠以“小偷”的称号，这个称号甚至取代了我的名字。渐渐这个消息传开了，走在学校的路上，不认识的人看着我的眼神里都带着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班长得出了“是我偷的”这个结论，在毫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，所有同学都认同了这个结论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一点感觉了，知道不知道这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什么原因都不

再重要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人们一旦认定了一个事实，根本就不需要求证。那时的我深陷于牢笼之中，那是由偏见和误解构成的牢笼，无处可逃。

就这样，我沉默寡言，回避所有人带刺的目光，把自己的世界缩小到只有学习和音乐的世界。

就这么度过了我十四五岁的时光。

没有课的时候，我都在音像店里逗留一整天。

这家音像店并不大，从最左边到最右边不过十步的距离，货架也只有六排，卖的都是清一色的卡带。自从随身听流行起来之后，卡带就变成了上一个时代的产物，人们很快对它们失去了热情。所以哪怕是周末也没有什么人会来这里，即便是有人来，也都是来了就走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安心地切断与世界的联系。世界对我来说不再重要，甚至说不如不存在，既然它忽略我的存在，我便也忽略它的存在。

直到我刚满十六岁的那个夏天，有一个女孩也走进了这家音像店，她跟我一样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接连好几个周末我都看到了她，我渐渐察觉到她跟我一样，在这里要关门时，我们走出音像店的步伐都极其缓慢又沉重，说是缓慢或许不够准确，那更像是一种没有期待感的步伐。正是因为注意到这点，我开始注意起她来。

她总是紧锁眉头，低着头认真地做自己的事，对窗外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兴趣。越是观察，就越是觉得她的认真不合常理，一个人

的集中力是有限的，无论多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也需要有放松的时刻，但我几乎从未看到过她停下来休整的时刻。她身上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雾，她把自己都藏在了这雾里。可有那么一次，我瞥见了她内心的一角，那天音像店有事没能准点开门，但我们都准时到了。等待时我们恰好四目相对，只是一瞬间的事，我却久久不能回过神来。她的眼神里没有讶异，没有期待，也没有厌烦，什么情感都没有，只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，那是只有同类之间才能感受到的感觉，就像是快乐的人很难察觉到别人的痛苦，只有同样痛苦的人才能敏感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一样。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类似于同性相吸的东西。

我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，我想她也逐渐习惯了我。

每到音像店我就会寻找她的身影，有她在的音像厅的确比只有我一人在时更觉安心一些。她也会在看到我之后，才低下头去做自己的事。或许这是因为知道这座城市里有人跟我一样“奇怪”，在学校让我觉得无比压抑的情况下，她的出现让我的十六岁不至于是彻头彻尾的“不正常”。

我们第一次说话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着？

对了，那天我刚到音像厅就下了一场大雨，这场大雨来得极为突然，本来还亮着的天很快就暗了下来，树叶被风刮得七零八落，不久，整座城市只剩下了雨点打在地上的声音。街道上瞬间没了人影，眼看着雨越来越大，我想她今天应该不会出现了，却在门口看

到了她。

她费劲地推开门，又得顾着收伞，整个人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，头发已经被淋湿。我赶紧去帮忙，帮她抵着门，接过伞让她先进去。帮她收伞的时候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外面的风，风吹着雨打在我身上，打在伞上。这场雨比我想象的更大一些。

我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，说道：“今天雨这么大，没想到你还会来。”

“你不也来了吗？”女孩整理着自己的头发，或许是刚淋过雨，她的脸庞显得有些惨白，但她还是挤出了一个笑容。

女孩说我可以叫她梦真，我夸她名字好听，梦真梦真，念起来都觉得让人充满了希望。

在交谈中我渐渐发现了我们的很多共同点，我们都喜欢音乐，都是独生子，都在学校里独来独往，但我并未说明原因，那些事我不愿意再提起。她也没有说太多以前的事，我察觉到她言语中的小心翼翼，猜想她也不愿意提及。那天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好像我刚坐下来没多久，音像店就到了关门的时候。一天的日子过得如此飞快，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，以往我都是数着秒针过日子的，觉得每天都一样难熬，时间的长短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

当我对她说出第一次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时，她笑着看我，说这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。

往后我回忆起她的时候，总是先忆起她那天的笑容，在那之前我也见过很多笑容，但从未见过这么温柔的笑容，即便是十几年后